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一一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

話說邢、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，明知也難挽回。王夫人只得說道：「姑娘要行善，這也是前生的夙根，我們也實在攔不住。只是俗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，不成個事體。如今你嫂子說了，准你修行，也是好處。卻有一句話要說：那頭髮可以不剃的，只要自己的心真，那在頭髮上頭呢？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；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，纔鬧到那個分兒！姑娘執意如此，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靜室。所有服侍姑娘的人，也得叫他們來問。他若願意跟的，就講不得說親配人；若不願意跟的，另打主意。」惜春聽了，收了淚，拜謝了邢、王二夫人李紈、尤氏等。王夫人說了，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。」彩屏等回道：「太太們派誰就是誰。」王夫人知道不願意。正在想人，襲人立在寶玉身後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，防著他的舊病。豈知寶玉歎道：「真真難得！」襲人心裡更自傷悲。寶釵雖不言語，遇事試探，見他執迷不醒，只得暗中落淚。

王夫人纔要叫了眾丫頭來問，忽見紫鵲走上前去，在王夫人面前跪下，回道：「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，太太看著怎麼樣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？誰願意，他自然就說出來了。」紫鵲道：「姑娘修行，自然姑娘願意，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。我有句話回太太：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，各人有各人的心。我伏侍林姑娘一場，林姑娘待我，也是太太們知道的，實在恩重如山，無以可報。他死了，我恨不得跟了他去，但只他不是這裡的人，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，難以從死。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，伏侍姑娘一輩子，不知太太們准不准？若准了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」

邢、王二夫人尚未答言，只見寶玉聽到那裡，想起黛玉，一陣心酸，眼淚早下來了。眾人纔要問他時，他又哈哈的大笑，走上來道：「我不該說的。這紫鵲蒙太太派給我屋裡，我纔敢說：求太太准了他罷，全了他的好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頭裡姊妹出了嫁，還哭得死去活來；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，不但不動，倒說好事，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意思？我索性不明白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了的，四妹妹也是一定的主意了？若是真呢，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；若是不定呢，我就不敢混說了。」惜春道：「二哥哥說話也好笑：一個人主意不定，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？我也是像紫鵲的話；容我呢，是我的造化；不容我呢，還有一個死呢！那怕什麼？二哥哥既有話，只管說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，這也是一定的。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。」眾人道：「人家苦得很的時候，你倒來做詩惱人！」寶玉道：「不是做詩，我到過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。你們聽聽罷。」眾人道：「使得。你就念念，別順著嘴兒胡謔。」寶玉也不分辯，便說道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長，緇衣頓改昔年粧。可憐繡戶侯門女，獨臥青燈古佛旁！

李紈、寶釵聽了詫異道：「不好了！這個人入了魔了。」王夫人聽了這話，點頭歎息，便問：「寶玉，你到底是那裡看來的？」寶玉不便說出來，回道：「太太也不必問我，自有見的地方。」王夫人回過味來，細細一想，便更哭起來道：「你說前兒是玩話，怎麼忽然有這首詩？罷了，我知道了！你們叫我怎麼樣呢？我也沒有法兒了，也只得由著你們去罷！但只等我合上了眼，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！」

寶釵一面勸著，這個心比刀絞更甚，也掌不住，便放聲大哭起來。襲人已經哭的死去活來，幸虧秋紋扶著。寶玉也不啼哭，也不相勸，只不言語。賈蘭、賈環聽到那裡，各自走開。李紈竭力的解說：「總是寶兒兄弟見四妹妹修行，他想來是痛極了，不顧前後的瘋話，這也作不得準。獨有紫鵲的事情，准不准，好叫他起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什麼依不依？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，那也是扭不過來的！可是寶玉說的，也是一定的了！」

紫鵲聽了磕頭。惜春又謝了王夫人。紫鵲又給寶玉、寶釵磕了頭，寶玉念聲：「阿彌陀佛！難得，難得！不料你倒先好了！」寶釵雖然有把持，也難掌住。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，便痛哭不止，說：「我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也是好心，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！」襲人哭道：「這麼說，我是要死的了？」

寶玉聽到那裡倒覺傷心，只是說不出來。因時已五更，寶玉請王夫人安歇。李紈等各各自散去。彩屏等暫且伏侍惜春回去，後來指配了人家。紫鵲終身伏侍，毫不改初。此是後話。

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，因遇著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，河道擁擠，不能速行，在道實在心焦。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，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，想來探春一定回家，略略解些煩心。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，心裡又是煩躁。想到盤費算來不敷，不得已，寫書一封，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，叫人沿途迎來，應付需用。過了數日，賈政的船纔行得□數里。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，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，書內告了多少苦處，備上白銀五□兩。

賈政看了大怒，即命家人立刻送還，將原書發回，叫他不必費心。那家人無奈，只得回到賴尚榮任所。賴尚榮接到原書銀兩，心中煩悶，知事辦得不周到，又添了一百，央求人帶回，幫著說些好話。豈知那人不肯帶回，撂下就走。賴尚榮心下不安，立刻修書到家，回明他父親，叫他設法告假，贖出身來。於是賴家託了賈蓄、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。賈蓄明知不能，過了一日，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。賴家一面告假，一面差人到賴尚榮任上，叫他告病辭官。王夫人並不知道。

那賈芸聽見賈蓄的假話，心裡便沒想頭。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，無所抵償，便和賈環借貸。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，雖是趙姨娘有些積蓄，早被他弄光了，那能照應人家，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，趁著賈環不在家，要擺佈巧姐出氣，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來上，故意的埋怨賈芸道：「你們年紀又大，放著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，倒和我沒有錢的人商量！」賈芸道：「三叔，你這話說的倒好笑！俗們一塊兒玩，一塊兒鬧，那裡有有錢的事？」賈環道：「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？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，把巧姐說給他呢？」賈芸道：「叔叔，我說句招你生氣的話：外藩花了錢買人，還想能和俗們走動麼？」

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，賈芸雖然點頭，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，也不當事。恰好王仁走來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？瞞著我嗎？」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。王仁拍手道：「這倒是一宗好事！又有銀子！只怕你們不能，若是你們敢辦，我是親舅舅，做得主的。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，我找那大舅再一說，太太們問起來，你們打夥兒說好就是了。」

賈環等商議定了，王仁便去找那大舅，賈芸便去回邢、王二夫人，說得錦上添花。王夫人聽了，雖然入耳，只是不信。邢夫人聽得那大舅知道，心裡願意，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。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，又可分肥，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：「若說這位郡王，是極有體面的。若應了這門親事，雖說不是正配，管保一過了門，姐夫的官早復了，這裡的聲勢又好了。」邢夫人本是沒主意的人，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，請了王仁來一問，更說得熱鬧。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。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。

那外藩不知底細，便要打發人來相看。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：「原是瞞著合宅的，只說是王府相親。等到成了，他祖母作主，親舅舅的保山，是不怕的。」那相看的人應了。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，並回了王夫人。那李紈、寶釵等不知原故，只道是件好事，也都歡喜。

那日，果然來了幾個女人，都是艷妝麗服。邢夫人接了進去，敘了些閒話。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，也不敢怠慢。邢夫人因事未定，也沒有和巧姐說明，只說有親戚來瞧，叫他去見。

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，那管這些，便跟了奶媽過來。平兒不放心也跟著來。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，見了巧姐，便渾身上下一看，更又起身來拉著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，略坐了一坐就走了。倒把巧姐看得羞臊，回到房中納悶。想來沒有這門親戚，便問平兒。平兒先看見來頭，卻也猜著八九，「必是相親的。但是二爺不在家，大太太作主，到底不知是那府裡的。若說是對頭親，不該這樣相看。瞧那幾個人的來頭，不像是本支王府，好像是外頭路數。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，且打聽明白再說。」

平兒心下留神打聽。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，平兒一問，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，平兒便嚇的沒了主意。雖不和巧姐說，便趕着去告訴了李紈、寶釵，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。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，便和邢夫人說知。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，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，便說：「孫女兒也大了。現在璉兒不在家，這件事，我還做得主。況且他親舅爺爺和親舅舅打聽的，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？我橫豎是願意的。倘有什麼不好，我和璉兒也抱怨不著別人。」

王夫人聽了這些話，心下暗暗生氣，勉強說些閒話，便走了出來，告訴了寶釵，自己落淚。寶玉勸道：「太太別煩惱。這件事，我看來是不成的。這又是巧姐兒命裡所招，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一開口就是瘋話！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。若依平兒的話，你璉二哥哥不抱怨我麼？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，就是親戚家的，也是要好纔好。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，配了你二大舅子，如今和和順順的日子不好麼？那琴姑娘，梅家娶了去，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，很好。就是史姑娘，是他叔叔的主意，頭裡原好；如今姑爺癆病死了，你史妹妹立志守寡，也就苦了。若是巧姐兒錯給了人家兒，可不是我的心壞？」

正說著，平兒過來瞧寶釵，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。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呆了半天，跪下求道：「巧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！若信了人家的話，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，便是璉二爺回來，怎麼說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是個明白人，起來聽我說。巧姐兒到底是太太孫女兒，他要作主，我能夠攔他麼？」寶玉勸道：「無妨礙的，只要明白就是了。」平兒生怕寶玉瘋癲嚷出來，也並不言語，回了王夫人，竟自去了。

這裡王夫人想到煩悶，一陣心痛，叫丫頭扶著，勉強回到自己房中躺下，不叫寶玉、寶釵過來，「說睡睡就好的。」自己卻也煩悶。聽見說李嬌娘來了，也不及接待。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，回道：「今早爺爺那裡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，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。我母親接了，正要過來，因我老娘來了，叫我先呈給太太瞧，回來我母親就過來來回太太。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。」說著，一面把書子呈上。王夫人一面接書，一面問道：「你老娘來作什麼？」賈蘭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我聽見我老娘說：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，後來放定下茶，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，所以李嬌娘來商量這件事情，便點點頭兒，一面拆開書信。見上面寫著道：

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，不能迅速前行。聞探姐隨翁婿來都，不知曾有信否？前接到璉姪手稟，知大老爺身體欠安，亦不知已有確信否？寶玉、蘭兒場期已近，務須實心用功，不可怠惰。老太太靈柩抵家，尚需日時。我身體平善，不必掛念。此論寶玉等知道。月日手書。（蓉兒另稟。）

王夫人看了，仍舊遞給賈蘭，說：「你拿去給你二叔叔瞧瞧，還交給你母親罷。」正說著，李紈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，王夫人讓了坐。李嬌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家商議了一會子。李紈因問王夫人道：「老爺的書子，太太看過了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看過了。」賈蘭便拿著給他母親瞧。李紈看了道：「三姑娘出了門好幾年，總沒有來；如今要回京了，太太也放了好些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本是心痛，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，心裡略好些，只是不知幾時纔到。」

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。李紈因向賈蘭道：「哥兒瞧見了？場期近了，你爺爺惦記的什麼似的。你快拿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。」李嬌娘道：「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，怎麼能下場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，給他們爺兒兩個援了例監了。」李嬌娘點頭。賈蘭一面拿著書子出來，來找寶玉。

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，正拿著《秋水》一篇在那裡細玩。寶釵從裡間走出，見他看的得意忘言，便走過來一看，見是這個，心裡著實煩悶，細想：「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群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，終久不妥！」看他這種光景，料勸不過來，便坐在寶玉旁邊，怔怔的瞅著。寶玉見他這般，便道：「你這又是為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想你我既為夫婦，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，卻不在情慾之私。論起榮華富貴，原不過是過眼煙雲；但自古聖賢，以人品根柢為重。」

寶玉也沒聽完，把那本書擱在旁邊，微微的笑道：「據你說『人品根柢』，又是什麼『古聖賢』，你可知古聖賢說過，『不失其赤子之心』？那赤子有什麼好處？不過是無知，無識，無貪，無忌。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、嗔、癡、愛中，猶如污泥一般，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？如今纔曉得『聚散浮生』四字，古人說了，不曾提醒一個。既要講到人品根柢，誰是那太初一步地位的？」寶釵道：「你既說『赤子之心』，古聖賢原以忠孝為赤子之心，並不是遁世離群、無關無係為赤子之心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周、孔，時刻以救濟濟世為心，所謂赤子之心，原不過是『不忍』二字。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，還成什麼道理？」寶玉點頭笑道：「堯、舜不強巢、許，武、周不強夷、齊……」寶釵不等他說完，便道：「你這個話，益發不是了。古來若都是巢、許、夷、齊，為什麼如今人又把堯、舜、周、孔稱為聖賢呢？況且你自比夷、齊，更不成話。夷、齊原是生在殷商末世，有許多難處之事，所以纔有託而逃。當此聖世，僑們世受國恩，祖父錦衣玉食；況你自有生以來，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。你方纔所說，自己想一想，是與不是？」

寶玉聽了，也不答言，只有仰頭微笑。寶釵因又勸道：「你既理屈詞窮，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，好好的用功，但能博得一第，便是從此而止，也不枉天恩祖德了！」寶玉點了點頭，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一第呢，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。倒是你這個『從此而止』，『不枉天恩祖德』，卻還不離其宗！」

寶釵未及答言，襲人過來說道：「剛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，我們也不懂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，從小兒辛辛苦苦跟著二爺，不知陪了多少小心，論起理來，原該當的，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。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，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為事，也不可太辜負了人心。至於神仙那一層，更是謊話：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？那裡來的這麼個和尚，說了些混話，二爺就信了真！二爺是讀書的人，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？」

寶玉聽了，低頭不語。襲人還要說時，只聽外面腳步走響，隔著窗戶問道：「二叔在屋裡呢麼？」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，便站起來笑道：「你進來罷。」寶釵也站起來。賈蘭進來，笑容可掬的給寶玉、寶釵請了安，問了襲人的好，襲人也問了好，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。寶玉接在手中看了，便道：「你三姑姑回來了？」賈蘭道：「爺爺既如此寫，自然是回來的了。」

寶玉點頭不語，默默如有所思。賈蘭便問：「叔叔看見了？爺爺後頭寫著，叫僑們好生念書呢。叔叔這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，好去誣這個功名。」賈蘭道：「叔叔既這樣，就擬幾個題目，我跟著叔叔作作，也好進去混場。別到那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，不但笑話我，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也不至如此。」說著，寶釵命賈蘭坐下。寶玉仍坐在原處，賈蘭側身坐了。兩個談了一回文，不覺喜動顏色。

寶釵見他爺兒兩個談得高興，便仍進屋裡去了，心中細想：「寶玉此時光景，或者醒悟過來了。只是剛纔說話，他把那『從此而止』四字單單的許可，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？……」寶釵尚自猶豫。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，提到下場，更又欣然，心裡想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容易講《四書》似的纔講過來了！」

這裡寶玉和賈蘭講文，鶯兒沏過茶來。賈蘭站起來接了，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，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，寶玉也甚願。一時，賈蘭回去，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。那寶玉拿著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，便出來將那本《莊子》收了，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，如《參同契》、《元命苞》、《五燈會元》之類，叫出麝月、秋紋、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。

寶釵見他這番舉動，甚為罕異，因欲試探他，便笑問道：「不看他倒是正經，但又何必搬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如今纔明白過來了：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。我還要一火焚之，方為乾淨。」寶釵聽了，更欣喜異常。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：「內典語中無佛性，金丹法外有仙舟。」寶釵也未甚聽真，只聽得「無佛性」，「有仙舟」幾個字，心中轉又狐疑，且看他作何光景。

寶玉便命麝月、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，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，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。寶釵這纔放了心。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，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：「到底奶奶說話透徹！只一路講究，就把二爺勸明白了。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，臨場太近了！」寶釵點頭微笑道：「功名自有定數，中與不中，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。但願他從此一心

巴結正路，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，就是好了！」說到這裡，見房裡無人，便悄說道：「這一番悔悟過來，固然很好，但只一件：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，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，也是不好。」襲人道：「奶奶說的也是：二爺自從信了和尚，纔把這些姐妹冷淡了；如今不信和尚，真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。我想：奶奶和我，二爺原不大理會。紫鵲去了，如今只他們四個。這裡頭就是五兒有些個狐媚子，聽見說，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，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，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裡呢。麝月、秋紋雖沒別的，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。如今算來，只有鶯兒，二爺倒不大理會，況且鶯兒也穩重。我想倒茶弄水，只叫鶯兒帶著小丫頭們伏侍就夠了，不知奶奶心裡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慮的是這個，你說的倒也罷了。」從此，便派鶯兒帶著小丫頭伏侍。

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，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。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，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。

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，正是賈母的冥壽。寶玉早晨過來磕了頭便回去，仍到靜室中去了。飯後，寶釵、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著邢、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裡說閒話兒。寶玉自在靜室，冥心危坐。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，說：「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，這是老太太的『克什』。」寶玉站起來答應了，復又坐下，便道：「擱在那裡罷。」鶯兒一面放下瓜果，一面悄悄向寶玉道：「太太那裡誇二爺呢。」寶玉微笑。鶯兒又道：「太太說了，二爺這一用功，明兒進場中了出來，明年再中了進士，作了官，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！」寶玉也只點頭微笑。

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時候，寶玉說的話來，便道：「真要二爺中了，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！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裡，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：我們姑奶奶後來帶著我不知到那一個有造化的人家兒去呢？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罷咧。」寶玉聽到這裡，又覺塵心一動，連忙斂神定息，微微的笑道：「據你說來，我是有造化的，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；你呢？」鶯兒把臉飛紅了，勉強笑道：「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咧，有什麼造化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果然能夠一輩子是丫頭，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！」鶯兒聽見這話，似乎又是瘋話了，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，打算著要走。只見寶玉笑著說道：「傻丫頭，我告訴你罷！」

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